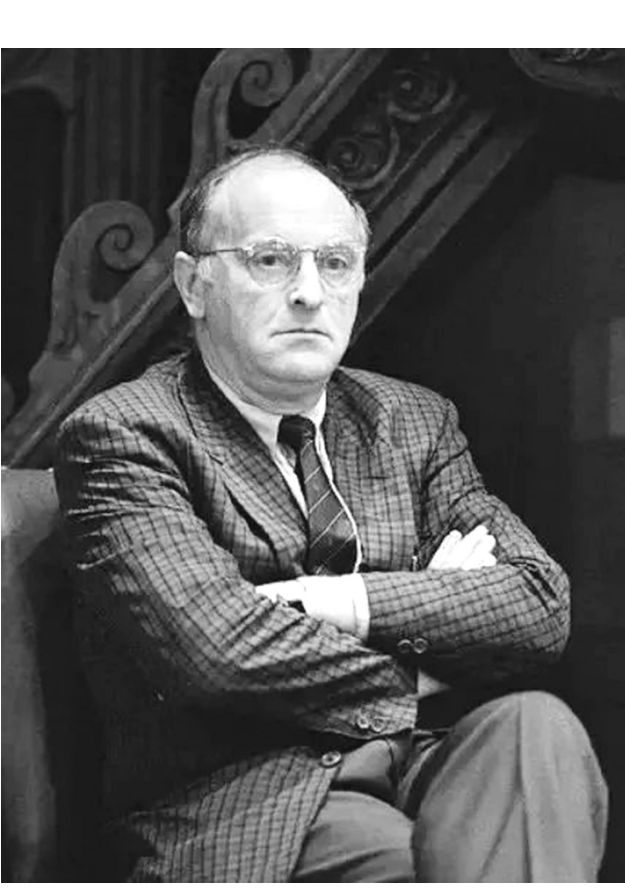


### 致太平湖 • 1995

太平湖：

再见你时，你已不叫陈村水库了。那是你的前身，我亲眼见过的。七五年那会儿，你是我的近邻——距陵阳的曹湾不过二十来里。广阳公社治所也在那儿，房子依丘岗而建，街景简陋、粗糙，缺乏陵阳镇的古朴、幽深。集镇南端有个百余米长的坑坑洼洼的巨大陡坡，以七十年代斜角直插水库。广阳同学吴礼平告诉我，这儿有轮渡。然而轮渡口周遭相当荒芜，水波鬃刷般一轮轮冲向丘陵的断面，未入水的部分裸露出赭黄的砾岩和卵石。

有一回，堂兄和我骑“金鹿”牌山地车去广阳，讲好去时他带我，返回我带他。车是父亲找关系新买的，特别适合山地，前轮为“手刹”，后轮为“脚刹”。然而考验说来就来：“金鹿”下大陆坡时颠得厉害，如同非洲草原之角马狂奔而下。堂兄慌了神，手忙脚乱刹不住车子，在离水库不到十米处龙头一歪，悲壮地“呵”了一声，连人带车倒下去。我在车后座一屁股歪倒。好险呵！差点冲进水库！堂兄双掌擦伤，裤管也破了，膝盖有挫痕。他瘫坐在地，骂道：该死！忘了踩脚刹。我也有类似经历，只是没堂兄这么“惨”。我自问：手刹更可靠，这种小改良有何意思呢？再看泛着灰光的陡坡如同巨幅标语冲天而下，而水库近在咫尺，寓言般地倒影着茫茫尘界。那时候，我感觉它不似水库，倒接近世界的另一边境——冲下去，你不成鱼，便成水鬼。天近黄昏，阒寂无人。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年～1996年)，俄罗斯犹太裔美国诗人，散文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致太平湖 • 1995

太平湖：

我用尽馥郁来到你眼前
极尽卑微匍匐于你的脚下
 天下文枢
古今文人墨客相聚荟萃的圣地
我高举天下文枢的牌匾
托起文风的旗帜 奔跑呐喊
在秦淮河畔
在夫子庙会
那几尽弯曲的身躯背负了我的傲骨
让我勇敢地去爱去追求文字带来的愉悦
风从四面八方吹来
天下文枢的牌坊顷刻风起云涌

六朝古都的风韵犹存
琉璃瓦朱漆门雕龙画凤
着长衫的文人墨客留下一抹紫烟
穿红的来戴绿的去仿佛就在昨天
摇头晃脑嚼文字的人抚摸着八字须
作古而去
商女隔江抚琴的歌声依稀可恨
大浪里淘沙，秦淮河的水声淘尽千古风流
今夜，我乘风伫立在文枢的脚下
试图牵起古都文风的大手
我想呵，牵起你的手就牵起了古今贤文
哪怕只牵起你衣袖飘飘
也让我感觉温暖，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文字的诱惑和秋风의绵柔

今夜，我用朝圣者的脚步
越雷池拜倒在你的阶前
抚摸你玉石般的风骨
感受你千古文化的气息
你能给我一点文墨的滂移默化吗？
让文风文字言文化渡我今生
我就这样匍匐，就这样谦卑
哪怕是你长衫的一角带给我一点温柔
哪怕是你吟诗的歌喉撞击我的心房
我好与迎面而来的风深情拥抱
与世界文明和悠悠诗经铿锵一挥手

九月
迎着微凉的秋风
在夕阳下，凝望自己走过的路途
似乎每一步踏过的脚印里
都有记忆中反复的温柔
在这个充满迷离与变数的尘世间
所有都在改变，一切都秩序有定

余晖将不远处赤裸的山岩映紫，天气闷热如毛豆腐发酵的屈觉。一只白鹤缓缓煽动双翅，看不清它在缝合水天还是在划破苍茫。车龙头严重变形，像歪脖的小毛驴。堂兄以十二分恐惧看它。我用双腿夹住车龙头，费好大劲才把它扳正。堂兄说有个本家在水库搞渔业，于是推着“金鹿”沿街打听，所问者皆摇头不知。

然而有一天，本家主动找上门，送来好多鲫鱼、青鳊。他中等个子，三十来岁，上穿泛白的旧军装，面色酡红，双眸很亮，嘴有点瘪。父亲说本家辈份高，你得喊小爹爹。本家来自无为县三官殿，是鱼师，操一口浓重的巢湖腔。他说，水库七零年建成，淹掉好多村庄，山里人不懂养鱼，我挑一担鱼苗就过来了。父亲问他水衣服不服。本家笑道，不服又怎样？总不能跟鱼比吧，鱼苗放到哪都长，鱼没有异乡感。我好奇地问：你是鱼师不是鱼，怎知鱼没有异乡感？

陈村水库的鱼固然好吃，总有一股泥味，烟尘味。这也许与被淹的村庄有关，鱼们在古旧的门闾间游进游出，像轮回的燕子在梁上起飞飞舞。它们真的没有异乡感吗，抑或人们感知不到它的异乡感？

太平湖：八四年去黄山途中再遇见你。你如此浩大，滂沱，渊深，像歎砚里的浓墨看不透。嗨，这不是陈村水库吗？过轮渡时我脱口叫道。同事甚觉奇怪。轮渡犁开那粼粼的翡翠，伸手触及发出啧啧啾啾的响声，指缝被水波刮擦仍有那么点粗砺感，不可测感。然而，有关湖的描述与水库的记忆还是发生了齟齬和对抗。它们不像同一体，倒接近两种事物，类似连体婴儿慢慢长大了，背部却粘在一起，永远看不见彼此。

七六年春，村里女知青崔某约我去广阳踏青。崔告诉我，她外婆家在广阳城。我说你可以顺路去看外婆了。过济阳镇后，山势愈来愈陡，光景愈来愈深幽。河道掩映在荆丛、茅草中，清流潺潺，动的草鹭和静的圆石，苍郁的柏和银薄的蝶，无不显现着清奇、本然的美。那峻岭、丘壑皆青透，层层叠叠、深深浅浅地铺过来，定睛再看那四围碧岫中跃出一团嫣

## 致巨河书

●苍耳

红，偌大山境瞬间被点燃。映山红并非皆红，还有明黄，淡紫，雪青，粉白，似有意与单色时代作对。我们一路走一路采，并不觉着累。崔说小时候去外婆家，过永济桥，进城门洞后穿一条街，向右拐进深巷向南再走几十米就到了。城内有文庙、五猖庙、城隍庙，还有古塔、苏家祠、邵氏宗祠和八面佛，真好玩。外婆家门前有棵桂花树，三个小丫头都箍不住，金秋时节桂花如雨，整条街都闻到桂花香。我纳闷：广阳来过多次，哪有文庙、五猖庙呵，城隍庙听都没听说过。崔面露不悦，说，少见多怪哟，以为我骗你？我盯着她的眼睛，感觉那里面藏着秘密。崔喃喃道，广阳划归青阳就好了，我真想下放在那儿。

广阳到了，我提出到文庙去看看。崔不吱声，走到大陆坡前，指着苍穹下的浩浩大水说，在那儿，瞧见了么？

到底在哪儿？我有点懵。就是那儿嘛！她将手中的映山红一枝一枝扔到水中。

我电击般反应过来。水库建成后淹掉不少村庄，还包括广阳老城？我们走下陡坡，一直走到水边。天空青蓝，水波滂沱。一尾翻肚的鱼在岸边浮沉，像是活的。我试图拿树枝捞它，但没有成功。崔呆望着，直到花枝在水中慢慢漂远、淹灭……

七八年离开皖南前我多次去广阳。我问吴礼平水库下有古城吗？他摇头说不知道。六年后从湖上过渡又问水手，他望着白茫茫的水面狡黠地笑：没听说过呵，你问湖里的鱼吧。

也许只能问湖里的鱼了。陈村水库的鱼来自异乡，从前的事它们知道吗？本家失去联系多年，不知他还在不在库区。当年他送来的鱼活蹦乱跳，在水缸里难以过活。母亲说鱼得自自个的家。我对此将信将疑。难道鱼们也有记忆？崔告诉我外婆家就埋在水库中。她记得门口有两棵桂花树，小时候去外婆家正闹饥荒，大人们吃豆饼、喝麦麸粥，省下来山芋糊给她吃。豆饼吃多了，肚子胀得难受。可怜二舅吃豆饼腹胀而死。外公跺着脚说，天哪，豆饼没泡开咋能炒着吃！豆饼经压制又干又硬，不泡开的话，入胃就会剧烈膨胀，吃多必死呵。

读过一则有关但丁的逸闻：有一次他出席威尼斯执政官举行的宴会，面前的盘子里仅有几条很小的煎鱼。他拿起小鱼凑近耳朵听，一条条地听。执政官奇怪，问他干什么。但丁大声说道：几年前一位朋友死了然后海葬，挨个问小鱼儿，看它们知不知道遗体埋入海底。执政官追问小鱼说了些什么。但丁说：小鱼儿说，我们还很小，不知道过去的事，向同桌的大鱼打听吧。执政官听后哈哈大笑，吩咐酒侍给但丁端来一

## 致清明 • 2000

条大煎鱼。湖水浩渺，碧澈，诡秘，仿佛一座巨型水墓。后来查地方史料获悉：广阳城始建于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原名陵阳，东晋时为避晋成帝皇后名讳而更名“广阳”。延至乾隆二十九年，其城池高一丈六尺，厚三尺，周长三里多，民国时城区面积近一平方公里。作为县治，其历史已绵延2061年。旧志如此形容：“山屏耸秀，水带回澜，林木辉映，舟车络绎，扼险守要，固当一方之保。”两千年之广阳城成了太虚水国。这类似一个哲人向我描述梦境：“我在沙土中挖掘时，一座教堂的尖顶突然裸露出来”！

广阳城成了最确定也最虚幻的不可逝的水下逝物。当年崔是距我最近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她在广阳桥上看过风景，在鹅卵石铺的护坡上玩过，在五猖庙和城隍庙拜过神像，在桂花树下打过秋千。足见那时候它仍是它，至少喊一嗓子，城墙缝里仍会激起鸽哨般的细碎回声。至于有关崔的绯闻，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人们打鸡血似的兴奋，咬耳朵，咽口水，戳着，嚼着。有一天崔对我说，高中时爱过一个男生，为他付出了身体。如此坦言让我暗自震惊。而她的爱和春梦仍写在脸上，写在泪眸里，也播撒在一九七五年初夏的流言里。显然，另一座城也没入水中。那庞灰黄的蔑视和冷漠，惊涛般地反转过来，若干年后让我深陷罪感和耻感。

太平湖：我一直忘不了“陈村水库”！当游人如织如幻，谁还记得水底的外婆桥，古戏台和桂花树？谁还记得草民们目击家园慢慢淹没抹一把泪背井离乡？谁还记得那个悲伤农妇投入你的怀抱像一块石头？本家更没见过。他挑着鱼苗桶也许又到了新的库区。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鱼们可以随意被驱赶，魅惑乃至药杀。它们没有异乡感，也不会表达愤怒。

写这封信时，我经历了第一次婚变，呆在巨河北岸的一间低矮而破败的平房里，听雨声嘀嗒，仿佛回到了从前。哦哦，我真不想告诉你：河的堤岸正被掏空，玉米和大豆在转基因，而电鸬鹚击伤了最后一只白鲢鱼。

当然，虚无中总有一些东西不凋零，反而愈加峻茂。旧年泼水难收——它终究要集成一根鞭子，将弃物像陀螺一样抽给你看，让你也痛。

还是听听鱼们怎么说吧。

### 致清明 • 2000

清明：
两千年了，你降临巨河两岸时往往烟雨如晦、天色沙黄，箬竹和鸪鸟在丘

只能用文字记下这一场远行
记下金秋我曾到过的远方
在该与不该遇见的时候遇见
淋了一场把远愁当成乡音的秋雨呀

### 寒 露

秋叶随风在地面打几个旋转
便簌簌地呼啸而过
我看不见它们归去的影子
秋风拍案而起
红枫里是它的思念
橙黄里有它的爱恋

雨是在下午才开始正式扬起
久违的雨和这个季节奏起了命运交响曲
旱地里禾苗贪婪地吮吮着
这是一场及时的秋雨啊
多么可人多么称心如意
只是这雨把秋再一次推向帷幕

草木卑微的向前移动
每一步都在演绎生命的不舍
即使是一抹衰黄的余晖
也是在向万物展示旅行者的尊严
风夹着雨拍打着腐朽的窗户
落地生根的茎叶不知何时又压低了身躯
寒露悄然从墙头爬向墙尾……

### 十 月

你所说的山河千秋，是多久？
是在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安放着一颗偏执
还是在无人知晓的角落
捧出纷纷飘落的雪花？
绘制好一片波澜不惊的天蓝
你我各自在两端守候

当岁月攀附着时间的生息
绕过在风尘中破裂的远方
我需要一一个恰当的理由
忘记朝花夕拾杯中酒
和寂寞的人在风雨后
与那些错过很久的山河迟暮

日子挨着日子过呀
俯身在低微的故乡里注视着夕阳
南飞的暮鸟衔着黄昏的诗意
忽然一阵风汹涌地吹来
掠过浅阳打破了故乡泥塘的平静

峦间一哑一鸣。你不过是疏通阴阳的一隙虫孔，一面透光铜镜。春四月，当爆竹炸响、纸灰飞扬，我们其实并不在青石碑后，不在黄土中，也不在高陵地宫内。我们一直奔湍在巨河的苍波里——凋世之际已化作这无尽西奔的苍黄流波：逝者如斯夫！一百年前，大胡子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已作如下描述：“倒下的战士一如沉下去的海浪，他们是奔腾不息的海洋的一部分。”何谓逝者？无物无我，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高无势，万类归一，几经沤烂、分解，仍复归这无边无际、无形无状的鸿蒙之水。

哦哦，我不过还是浮沤，浪沫，旧朝落红，碎滩，破灭后又层出的若干气泡。光线愈加幽暗了。在山道间，圩堤上，手携纸标和祭品的灰暗身影行走匆匆。哦那个撑着油纸伞的杏花村少妇有点面熟，她提着装满花束、冥币和金晃晃元宝的竹篮，恍若此间的一尾白鲟；其旁踉着一紫衣伢子，头戴柳圈，手舞一只蝴蝶竿，又似此间的一条薄花鳅。“小哥哥(音“锅”)暖，带快点哟，爷爷在北方筑长城时累毙，爹修皇陵死不见尸。”哦马王堆近了，青烟四起了，土岗上麦苗青郁，乌鸦盘旋着磁瓮，未亡人披麻戴黑，形似陈年棉絮。世间总把逝者称为“过去时”，却不曾打量巨河里一锅一锅的流波——冲撞、叠涌是交谈，回旋、跌宕是哼小调。别以为我们消失了，不在了，便需要通过你为之超度、招魂。这其其实源自一种古老的谅解。倘无敬生瞻老之心，亦无一点自省、忏悔之意，一个劲地朝碑石猛磕，头破了，血流了，得了破伤风咋办哩？

况且。况且我已从六合空间“降维”进入巨河，每年都要涨几次潮呵，又化作霜露以及梅雨抚摸干燥的旷原。再看那秦朝、汉朝已化作尘土，在一座座荒圮的官廨，黄鼠鸣啭，无主的燕子呢喃着五行闭合的圆。不断重复的悲剧和喜剧呀，英雄穷途，小人得势，戏子张狂，不断轮回的诡谲命运仍在陆续上演。在孤注一掷的日落时分，我们举起一头濒临灭绝的白黠豚，设法让它跃得更高些，更凄艳些，然后慢慢滑下去，陷入渊谷和忘川。至于胭脂色，银鲟，江豚，淞江鲈……，不忍一一说出。此间并不欢迎它们加入奔淌的“逝者”！

我和我们流过去了。不是灰驹过隙，不是飞矢不动，不是牛郎过桥，倒生于惶恐滩头的白鲑，零丁洋里的河豚，然后化作弱水三千。

比如我，可能是南唐那位末代君主。我写的那些词被后世奉为圭臬，其实不过是以泪洗面的悲情延续，更近于水银泻地千里，然后再度灌回我的每一根血管。不敢洩想最后的金陵之夜，刀箭交鸣，乱马狂嘶。在肉色、金鍍的日子崩溃后，剩下的只是锁链、蔑视和羞辱。“我的脚踩上了寻找着我的长子的阴影。我死亡的嘲弄，骑兵，鬃毛，一匹匹战马，收紧了我的包围圈……”晚我一千年的南美洲诗人博尔赫斯竟如此逼真地描述了我的命运！在乌暗得失去名字的巨河渡口，我和皇族像牲口一样被押解到汴京。

我是谁？是丰颐骈齿的南唐皇君，

### 秋天的鸟巢

老家，老屋的枫树林里
百鸟这时候隐匿了歌喉
我几次回家都要信步去看看
那儿，有一窝鸟巢孤独的搭建在枫树上

去老屋，要穿过一条窄窄的乡间小路
还有一片被开垦的荒地
荒地里长了许多树
绿色的针尖的叶子相互排列着
阿叔阿婶们弓着身拾撮岁月

鸟巢就伫立在门前迎秋的树上
春华秋实，草木皆兵
乌鸦飞过，喜鹊也掠过巢的周围
无鸟栖息。岑寂，落寞，衰败

鸟鸣总在高处
好听的你雀叫声一声高过一声
啾啾，啾啾啾
那叫喊，仿佛悬在半空

我从树下小心的走过时
空空如也的鸟巢摇晃了几下
我是确信那里面一定有鸟儿的
这信念坚定，斜阳刚好落入

每天的夕阳都会准时的落进枫树林
那个曾被乌鸦麻雀盘踞的老屋
我也曾经在那里光着脚丫奔跑
那孤立的鸟巢在秋风里再一次被写意……

### 父亲的二胡

一把年久失修的二胡
哑然地悬挂在老屋东边的石灰墙上
玄音依稀听见
那是父亲活着时的眷恋
十几根琴弦紧紧挨着
绷紧的马尾巴扎起五音
细有大手粗粒的弹奏
拉出了父亲一生一世的情怀

我有很多次试图去拉那二胡
生涩的不全的梵音响起
总拉不出父亲在世时的琴瑟和谐
灰树叶总喜欢飘落在屋前的池塘

还是引颈待决的囚徒？是一目双瞳的江南国主，还是受尽凌辱的违命侯？下弦月之夜，我抖动手腕用毛笔写下：“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墨迹虬曲，大字如截竹，小字如聚钉，可是我真的跌落到人间了吗？大宋的人间有“人”吗？我做过南唐的人君，可我做了几回“人”？倘非“人”，死后做“鬼”怕有些危机的，也领受不了这份香火呀！借着烛光，我审看金错刀体反倒更像人，更像一个个风骨嶙峋的“倔强丈夫”！写下这些词句，吾深知本囚连涸辙之鲋也不如。

“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官娥。”先是蹒跚小周后辱杀我，接着以牵机药鸩杀——那马钱子性寒味苦，令饮者全身抽搐，头与足相接而毙，状似牵机。然而葬于洛阳北邙山的，不是我。一江渔火若白芷，见证我的臭皮囊化作了草萤……。宋太宗那个臭狗屎也接踵而来，作为农家肥也加入“逝者”阵列。

长夜。漫漫长夜会发现我在金陵的一个荒凉河湾逗留、张望。我生性懦弱，搞出的浪花很小，响声也小，低得像洞箫。我的南唐故城呵，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玉栏我拍不到，却把金陵宫阙的一块雕砖拍湿了。

清明呀，吹了两千年的巨河之风仍在吹着，吹向土岗尽头的一座废墟洞，那儿除了草还是草，一只倾倒的破陶罐，里面的水像瞳孔，凝望河边上屋的篱笆上吊着的几只干丝瓜儿。何谓逝者？无荣无辱，无名无实，无春无秋，无彼无此，万源归一，几经蒸腾、冷凝，最终复归这无边无际、无形无状的混沌之水。

比如我，也可能是晚清安庆那个民间小女子胡媚静，因排行在七，胡玉美族人呼我“胡七姑”。我深爱的未婚夫孙本佑功名心切，读书用力过猛，猝然呕血而亡。我悲伤至极，决意以死相随，吞马金自尽！然小女子绝非“痴节”！杜丽娘死而复生，与柳梦梅缔结死生无间的好姻缘，是天意昭昭，更是自由抉择。然而我的灵堂挂满了“贞孝可风”“百世流芳”“千秋烈女”的挽联，在芜湖北岸建“胡七姑祠”，还惊动慈禧御赐“胡氏节孝坊”。小女子哪消受得起这等风光呵，折杀也！然百年豹变，不变的是所有的祭祀，不过是把我的爱情第N次杀死，连同我的抗争！小女子真的怕了。哪里去找杜丽娘呵？哦哦西江边的大观亭上，诸多响器响起来了：“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

何必……，何必问君愁？那只蝴蝶竿已脱手而去，飘向君——“一江春水向东流”之上的云边、月边。

不再絮叨了。逝者不是死者，而是另一种在者：被巨河平等、宽大地接纳在怀，作为不可否定的世界的一部分，仿佛童年歌谣，以及星空长出豆芽的旋律。“伢子暖，地上长什么人开呀，月亮梭柯什么人栽呀？呀子哪子呀，什么人天河把渡摆？什么精灵下凡过河来呀？呀子哪子呀。”

不必问杜刺史，亦不必问那牧童。

### 致清明 • 2000

很多年前很多牛经过这里
牛尾巴一甩就把我甩到了远方
它们饮水的样子像极了一幅画
如同这一尊拉旧的二胡

光阴的长廊
灰色的墙壁不言不语
儿时的我们赤着脚丫裸跑
听脚步声欢快的叫嚷
灯一灭，无人的空荡
——渐行渐远的乡亲和父亲的二胡
仿佛有好多话要讲
那不是一首诗就能表达的行吟

路边的野草散发着清香
蟋蟀隐藏不住啾啾的鸣叫
你望着我如夜色 凄凉
我望着满天星星发呆
四周是阡野，天空更加明静
一条路忘川的通往人间

### 五月的世界

我枕着你粘满野菊花香的臂弯
疲倦地斜卧在草地上
田边蛙声喋喋不休
这个让人泪流满面的世界
眼前的卷子不能得心应手
就连作文都那么费脑细胞
哪里有什么妙手啊？
只不过是迎春的阳光格外热烈

路边的野草散发着清香
蟋蟀隐藏不住啾啾的鸣叫
你望着我如夜色 凄凉
我望着满天星星发呆
四周是阡野，天空更加明静
一条路忘川的通往人间
五月初来的风 啊
像条凉凉的河
也无声的湮没了我的足迹

我真想大喊一声
这越来越复杂多变的世界
狗尾草成了一道风景
开在老家的荒芜的山坡上
江山就在眼前
我能暗示你的不仅仅是
——一道永远是解不完的几何腾图
充满热血的黑色五月啊
总有一匹骏马跃在草原上竞驰

淡淡的花香随风潜入
穿过世俗飘过童年的榕树和池塘
远处的河面
——鱼儿
总是想跃出水面
但等待它们的是一动不动的鱼竿……